

吴承恩著

西遊記

中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七三年·北京

第三十三回

外道迷眞性

元神助本心

却說那怪將八戒拿進洞去，道：『哥哥啊，拿將一個來了。』老魔喜道：『拿來我看。』二魔道：『這不是？』老魔道：『兄弟，錯拿了，這個和尚沒用。』八戒就綽經說道：『大王，沒用的和尚，放他出去罷。不当人子！』二魔道：『哥哥，不要放他，雖然沒用，也是唐僧一起的，叫做豬八戒。』他且浸在后邊淨水池中，浸退了毛衣，使鹽腌着，晒干了，等天陰下酒。八戒听言道：『蹭蹬啊！撞着个販腌腊的妖怪了！』那小妖把八戒抬進去，拋在水里不題。

却說三藏坐在坡前，耳熱眼跳，身體不安，叫聲『悟空！』怎么悟能這番巡山，去之久而不來？』行者道：『師父還不曉得他的心理。』三藏道：『他有甚心？』行者道：『師父啊，此山若是有怪，他半步難行，一定虛張聲勢，跑將回來報我，想是无怪，路途平靜，他一直去了。』三藏道：『假若真个去了，却在那里相會？』此間乃是山野空闊之處，比不得那店市城井之間。』行者道：『師父莫慮，且請上馬。』那呆子有些懶惰，断然走的迟慢。你把馬打動些兒，我們定赶上他，一同去罷。』真个唐僧上馬，沙僧挑担，行者前面引路上山。

却說那老怪又喚二魔道：「兄弟，你既拿了八戒，断然就有唐僧。再去巡巡山來，切莫錯過他去。」二魔道：「就行，就行。」你看他急点起五十名小妖，上山巡邏。

正走處，只見祥雲縹緲，瑞氣盘旋。二魔道：「唐僧來了。」众妖道：「唐僧在那里？」二魔道：「好人頭上祥雲照頂，惡人頭上黑氣冲天。那唐僧原是金蟬長老臨凡，十世修行的好人，所以有這祥雲縹緲。」众怪都不看見，二魔用手指道：「那不是？」那三藏就在馬上打了一個寒噤；又一指，又打個寒噤。一連指了三指，他就一連打了三個寒噤。心神不寧道：「徒弟啊，我怎么打寒噤么？」沙僧道：「打寒噤想是傷食病發了。」行者道：「胡說，師父是走着這深山峻嶺，必然小心虛惊。莫怕！莫怕！等老孫把棒打一路与你压压惊。」好行者，理開棒，在馬前丟几个解數，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尽按那六韜三略，使起神通。那長老在馬上觀之，真个是寰中少有，世上全无。

剖开路一直前行，險些儿不說倒那怪物。他在山頂上看見，魂飞魄喪。忽失声道：「几年間聞說孙行者，今日才知話不虛傳果是真。」众怪上前道：「大王，怎么长他人之志气，灭自己之威风？你夸誰哩？」二魔道：「孙行者神通广大，那唐僧吃他不成。」众怪道：「大王，你没手段，等我們着几个去报大大王，教点起本洞大小兵來，摆開陣勢，合力齐心，怕他走了那里去！」二魔道：

道：『这等說，唐僧吃不成，却不把豬八戒錯拿了？如今送还他罢。』二魔道：『拿便也不會錯拿，送便也不好輕送。唐僧終是要吃，只是眼下还尙不能。』众妖道：『这般說，还过几年么？』二魔道：『也不消几年。我看見那唐僧，只可善圖，不可惡取。若要倚勢拿他，聞也不得一聞。只可以善去感他，賺得他心与我心相合，却就善中取計，可以圖之。』众妖道：『大王如定計拿他，可用我等。』二魔道：『你們都各回本寨，但不許報与大王知道。若是惊动了，必然走了風汛，敗了我計策。我自有个神通变化，可以拿他。』

众妖散去，他独跳下山来，在那道路之旁，搖身一变，变做个年老的道者。真个是怎生打扮？但見他：

星冠晃亮，鶴发蓬松。羽衣圍綉带，云履綴黃棕。神清目朗如仙客，体健身輕似寿翁。說甚么清牛道士，也强如素券先生。妆成假象如真象，捏作虚情似实情。

他在那大路旁妆做个跌折腿的道士，脚上血淋淋，口里哼哼的，只叫『救人！救人！』

却說这三藏仗着孙大圣与沙僧，欢喜前来。正行处，只听得叫『师父救人！』三藏聞得，道：『善哉！善哉！这曠野山中，四下里更无村舍，是甚么人叫？想必是虎豹狼虫詭倒的。』这长老兜回俊馬，叫道：『那有难者是甚人？可出来。』这怪从草科里爬出，对長老馬前，乒乓的只情磕头。三藏在馬上見他是个道者，却又年紀高大，甚不过意。連忙下馬捧道：『請起，請起。』那怪

道：『疼！疼！疼！』丢了手看处，只見他脚上流血。三藏惊問道：『先生啊，你从哪里来？因甚伤了尊足？』那怪巧語花言，虛情假意道：『師父啊，此山西去，有一座清幽观宇。我是那观里的道士。』三藏道：『你不在本观中侍奉香火，演习經法，为何在此闲行？』那魔道：『因前日山南里施主家，邀道众禳星散福，来晚，我师徒二人，一路而行。行至深衢，忽遇着一只斑斓猛虎，将我徒弟銜去。貧道战兢兢的无奔走，一跤跌在乱石坡上，伤了腿足，不知回路。今日大有天緣，得遇师父，万望师父大发慈悲，救我一命。若得到观中，就是典身卖命，一定重謝深恩。』三藏聞言，认为真实。道：『先生啊，你我都是一命之人，我是僧，你是道。衣冠虽別，修行之理則同。我不救你啊，就不是出家之輩。——救便救你，你却走不得路哩。』那怪道：『立也立不起来，怎生走路？』三藏道：『也罢，也罢。我还走得路，将馬让与你騎一程，到你上宮，还我馬去罢。』那怪道：『师父，感蒙厚情，只是腿膀跌伤，不能騎馬。』三藏道：『正是。』叫沙和尚：『你把行李揹在我馬上，你驮他一程罢。』沙僧道：『我驮他。』

那怪急回头，抹了[]了他一眼，道：『师父啊，我被那猛虎唬怕了，見这晦气色臉的师父，愈加惊怕，不敢要他驮。』三藏叫道：『悟空，你驮罢。』行者連声答应道：『我驮！我驮！』那妖就认定了行者，順順的要他驮，再不言語。沙僧笑道：『这个沒眼色的老道，我驮着不好，顛倒要他驮。他若看不見师父时，三尖石上，把觔都攢断了你的哩！』行者驮了，口中笑道：『你这个潑魔，怎

么敢来惹我！你也問問老孙是几年的人儿！你这般鬼話儿，只好瞞唐僧，又好來瞞我？我認得你是這山中的怪物！想要吃我師父哩。我師父又非是等閑之輩，是你吃的！你要吃他，也須是分多一半與老孙是。」那魔聞得行者口中念誦，道：「師父，我是好人家儿孙，做了道士。今日不幸，遇着虎狼之厄，我不是妖怪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既怕虎狼，怎么不念北斗經？」三藏正然上馬，聞得此言，罵道：「這個潑猴！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你馱他馱儿便罷了，且讲甚么「北斗經」、「南斗經」！」行者聞言道：「這厮造化哩！我那師父是個慈悲好善之人，又有些外好里好樣。我待不馱你，他就怪我。馱便馱，須要与你讲开：若是大小便，先和我說。若在脊梁上淋下來，臊氣不堪，且污了我的衣服，沒人漿洗。」那怪道：「我這般一把子年紀，豈不知你的話說？」行者才拉將起來，背在身上。同長老、沙僧，奔大路西行。那山上高低不平之處，行者留心慢走，讓唐僧前去。

行不上三五里路，師父與沙僧下了山凹之中，行者却望不見，心中埋怨道：「師父偌大年紀，再不曉得事體。這好遠路，就是空身子也還嫌手重，恨不得摔了，却又教我馱着這個妖怪！——莫說他是妖怪，就是好人，這們年紀，也死得着了，攢杀他罷，馱他怎的？」這大聖正算計要攢，

〔一〕抹——这里指打、陵。犹現在說瞞。后文第五十二回的抹字，則做搯、勸解釋。

原来那怪就知道了。且会遣山，就使一个『移山倒海』的法术，就在行者背上捻诀，念动真言，把一座须弥山遣在空中，劈头来压行者。这大圣慌得把头偏一偏，压在左肩膀上。笑道：『我的儿，你使甚么重身法来压老孙哩？这个倒也不怕，只是「正担好挑，偏担儿难挨。」』那魔道：『一座山压他不住！』却又念咒语，把一座峨眉山遣在空中来压。行者又把头偏一偏，压在右肩膀上。看他挑着两座大山，飞星来赶师父！那魔头看见，就吓得浑身是汗，遍体生津道：『他却会担山！』又整性情，把真言念动，将一座泰山遣在空中，劈头压住行者。那大圣力软筋麻，遭逢他这泰山下顶之法，只压得三尸神咋，七窍喷红。

好妖魔，使神通压倒行者，却疾驾长风，去赶唐三藏。就于云端里伸下手来，马上搗人。慌得个沙僧丢了行李，掣出降妖棒，当头擋住。那妖魔举一口七星剑，对面来迎。这一场好杀！

七星剑，降妖棒，万映金光如閃亮。这个圈眼凶如黑杀神，那个铁脸真是卷帘将。那

怪山前大显能，一心要捉唐三藏。这个努力保真僧，一心宁死不肯放。他两个喷云

雾照天宫，播土扬尘遮斗象。杀得那一轮红日淡无光，大地乾坤昏蕩蕩。来往相持八

九回，不期战败沙和尚。

那魔十分凶猛，使口宝剑，流星的解数滚来，把个沙僧战得软弱难搪，回头要走，早被他逼住宝杖，輪开大手，拦住沙僧，挾在左脇下，将右手去馬上拿了三藏，脚尖儿鉤着行李，張开口，咬着

馬鬃，使起攝法，把他們一陣風，都拿到蓮花洞里。厉声高叫道：『哥哥！这和尙都拿来了！』

老魔聞言，大喜道：『拿來我看。』二魔道：『這不是？』老魔道：『賢弟呀，又錯拿来了也。』二魔道：『你說拿唐僧的。』老魔道：『是便就是唐僧，只是還不會拿住那有手段的孙行者。須是要拿住他，才好吃唐僧哩。若不會拿得他，切莫動他的人。那猴王神通广大，变化多般。我們若吃了他師父，他肯甘心？來那門前吵鬧，莫想能得安生。』二魔笑道：『哥哥，你也忒會抬舉人。若依你夸奖他，天上少有，地下全無，自我觀之，也只如此，沒甚手段。』老魔道：『你拿住了？』二魔道：『他已被我遣三座大山压在山下，寸步不能舉移。所以才把唐僧、沙和尚連馬、行李，都攝将来也。』那老魔聞言，滿心欢喜道：『造化！造化！拿住這厮，唐僧才是我們口里的食哩。』叫小妖：『快安排酒來，且与你二大王奉一個得功的杯兒。』二魔道：『哥哥，且不要吃酒，叫小的們把豬八戒撈上水來吊起。』遂把八戒吊在東廊，沙僧吊在西邊，唐僧吊在中間，白馬送在槽上，行李收將進去。

老魔笑道：『賢弟好手段！兩次捉了三個和尚。但孙行者是有山压住，也須要作個法，怎麼拿他来湊蒸，才好哩。』二魔道：『兄長請坐。若要拿孙行者，不消我們動手，只教兩個小妖，拿兩件寶貝，把他裝将来罢。』老魔道：『拿甚么寶貝去？』二魔道：『拿我的「紫金紅葫芦」，你的「羊脂玉淨瓶」。』老魔將寶貝取出道：『差那兩個去？』二魔道：『差精細鬼、伶俐虫二人去。』吩咐道：

『你两个拿着这宝贝，徑至高山絕頂，將底几朝天，口几朝地，叫一声「孙行者！」他若应了，就已装在里面，随即贴上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」的帖儿。他就一时三刻化为膿了。』二小妖叩头，将宝贝領出去拿行者不題。

却說那大圣被魔使法压住在山根之下，遇苦思三藏，逢灾念圣僧。厉声叫道：『师父啊！想当时你到两界山，揭了压帖，老孙脱了大难，秉教沙門，感菩薩賜与法旨，我和你同住同修，同緣同相，同見同知，乍（一）想到了此处，遭逢魔障，又被他遣山压了。可怜！可怜！你死該当，只难为沙僧、八戒与那小龙化馬一場！这正是树大招风，风撼树，人为名高名丧人！』叹罢，那珠泪如雨。早惊了山神、土地与五方揭諦神众。会金头揭諦道：『这山是誰的？』土地道：『是我们的。』『你山下压的是誰？』土地道：『不知是誰。』揭諦道：『你等原来不知。这压的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行者。如今皈依正果，跟唐僧做了徒弟。你怎么把山借与妖魔压他？你们是死了。他若有一日脱身出来，他肯饒你！就是从輕，土地也問个摆站，山神也問个充軍，我們也領个大不应是。』那山神、土地才怕道：『委实不知，不知。只听得那魔头念起遣山咒法，我們就把山移将来了。誰曉得是孙大圣？』揭諦道：『你且休怕。律上有云：「不知者不坐罪。」我与你計較，放他出来，不要教他动手打我們。』土地道：『就沒理了，既放出来又打？』揭諦道：

『你不知。他有一条如意金箍棒，十分利害；打着的就死，挽着的就伤，磕一磕儿觔断，擦一擦儿皮塌哩！』

那土地、山神，心中恐惧，与五方揭諦商議了，却来到三山門外叫道：『大圣！山神、土地、五方揭諦来見。』好行者，他虎瘦雄心还在，自然的气象昂昂，声音朗朗道：『见我怎的？』土地道：『告大圣得知。遣开山，請大圣出来，赦小神不恭之罪。』行者道：『遣开山，不比你。』喝声『起去！』就如官府发放一般。那众神念动真言咒語，把山仍遣归本位，放起行者。行者跳将起来，抖抖土，束束裙，耳后掣出棒来，叫山神、土地：『都伸过孤拐来，每人先打两下，与老孙散散悶！』众神大惊道：『刚才大圣已吩咐，恕我等之罪，怎么出来就变了言語要打？』行者道：『好土地！好山神！你道不怕老孙，却怕妖怪！』土地道：『那魔神通广大，法术高强，念动真言咒語，拘喚我等在他洞里，一日一个輪流当值哩！』

行者听见『当值』二字，却也心惊。仰面朝天，高声大叫道：『蒼天！蒼天！自那混沌初分，天开地辟，花果山生了我，我也曾遍訪明师，傳授长生秘訣。想我那随风变化，伏虎降龙，大鬧天宮，名称大圣。更不曾把山神、土地欺心使喚。今日这个妖魔无状，怎敢把山神、土地喚为奴

(一) 作恁，哪解釋。

仆，替他轮流当值？天啊！既生老孙，怎么又生此辈？」

那大圣正感叹间，又见那山凹里霞光焰焰而来。行者道：『山神、土地，你既在这洞中当值，那放光的是甚物件？』土地道：『那是妖魔的宝贝放光，想是有妖精拿宝贝来降你。』行者道：『这个却好耍子儿啊！我且问你，他这洞中有甚人与他相往？』土地道：『他爱的是烧丹炼药，喜的是全真道人。』行者道：『怪道他变个老道士，把我师父骗去了。既这等，你都且记打，回去罢。等老孙自家拿他。』那众神俱腾空而散。

这大圣摇身一变，变做个老真人。你道他怎生打扮：

头挽双髻髻，身穿百衲衣。手敲渔鼓筒，腰系吕公绦。

斜倚大路下，专候小魔妖。顷刻妖来到，猴王暗放刁。

不多时，那两个小妖到了。行者将金箍棒伸开，那妖不曾防备，絆着脚，扑的一跌。爬起来，才看见行者，口里嚷道：『惫懒！惫懒！若不是我大王敬重你这行人，就和比较起来。』行者陪笑道：『比较甚么？道人见道人，都是一家人。』那怪道：『你怎么睡在这里，絆我一跌？』行者道：『小道童见我老道人，要跌一跌儿做见面钱。』那妖道：『我大王见面钱只要几两银子，你怎么跌一跌儿做见面钱？你别是一乡风，决不是我这里道士。』行者道：『我当真不是。我是蓬莱山来的。』那妖道：『蓬莱山是海岛神仙境界。』行者道：『我不是神仙，谁是神仙？』那妖却回嗔作

喜，上前道：『老神仙，老神仙！我等肉眼凡胎，不能識認，言語冲撞，莫怪，莫怪。』行者道：『我不怪你。常言道：「仙体不踏凡地」，你怎知之？我今日到你山上，要度一个成仙了道的好人。那个肯跟我去？』精細鬼道：『师父，我跟你去。』伶俐虫道：『师父，我跟你去。』

行者明知，故問道：『你二位从哪里来的？』那怪道：『自蓮花洞来的。』——『要往那里去？』那怪道：『奉我大王教命，拿孙行者去的。』行者道：『拿那个？』那怪又道：『拿孙行者。』孙行者道：『可是跟唐僧取經的那个孙行者么？』那妖道：『正是，正是。你也认得他？』行者道：『那猴子有些无礼。我认得他。我也有些恼他。我与你同拿他去，就当与你助功。』那怪道：『师父，不须你助功。我二大王有些法术，遣了三座大山把他压在山下，寸步难移，教我两个拿宝贝来装他的。』行者道：『是甚宝贝？』精細鬼道：『我的是「紅葫芦」，他的是「玉淨瓶」。』行者道：『怎么样装他？』小妖道：『把这宝贝的底儿朝天，口儿朝地，叫他一声，他若应了，就装在里面，贴上一张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救」的帖子，他就一时三刻，化为膿了。』行者見說，心中暗惊道：『利害！利害！当时日值功曹报信，說有五件宝贝，这是两件了；不知那三件又是甚么东西？……』行者笑道：『二位，你把宝贝借我看看。』那小妖那知甚么诀窍，就于袖中取出两件宝贝，双手递与行者。行者見了，心中暗喜道：『好东西！好东西！我若把尾巴一挟，颯的跳起走了，只当是送老孙。』忽又思道：『不好！不好！搶便搶去，只是坏了老孙的名头。这叫做白日搶夺了。』复

递与他去，道：『你还不曾见我的宝贝哩。』那怪道：『师父有甚宝贝？也借与我凡人看看压灾。』

好行者，伸下手，把尾上毫毛，拔了一根，捻一捻，叫『变！』即变做一个一尺七寸长的大紫金红葫芦，自腰里拿将出来道：『你看我的葫芦么？』那伶俐虫接在手，看了道：『师父，你这葫芦长大，有样范，好看。』却只是不中用。』行者道：『怎的不中用？』那怪道：『我这两件宝贝，每一个可装千人哩。』行者道：『你这装人的，何足稀罕？我这葫芦，连天都装在里面哩！』那怪道：『就可以装天？』行者道：『当真的装天。』那怪道：『只怕是谎。就装与我们看看才信，不然，决不信你。』行者道：『天若恼着我，一月之间，常装他七八遭。不恼着我，就半年也不装他一次。』伶俐虫道：『哥哥啊，装天的宝贝，与他换了罢。』精细鬼道：『他装天的，怎肯与我装人的相换？』伶俐虫道：『若不肯啊，贴他这个净瓶也罢。』行者心中暗喜道：『葫芦换葫芦，余外贴净瓶，一件换两件，其实甚相应！』即上前扯住那伶俐虫道：『装天可换么？』那怪道：『但装天就换；不换我是你的儿子！』行者道：『也罢，也罢，我装与你们看看。』

好大圣，低头捻诀，念个咒语，叫那日游神、夜游神、五方揭谛神：『即去与我奏上玉帝，说老孙皈依正果，保唐僧去西天取经，路阻高山，师逢苦厄。妖魔那宝，吾欲诱他换之，万千拜上，将天借与老孙装半个时辰，以助成功。若道半声不肯，即上凌霄殿，动起刀兵！』

那日游神径至南天門里，凌霄殿下，启奏玉帝，备言前事。玉帝道：『这泼猴头，出言无状。』

前者观音來說放了他，保护唐僧，朕这里又差五方揭諦、四值功曹，輪流护持，如今又借天裝，天可裝乎？」才說裝不得，那班中閃出哪吒三太子，奏道：「万岁，天也裝得。」玉帝道：「天怎樣裝？」哪吒道：「自混沌初分，以輕清为天，重浊为地。天是一团清气而扶托瑤天宮闕，以理論之，其实难装，但只孙行者保唐僧西去取經，誠所謂泰山之福緣，海深之善庆，今日当助他成功。」玉帝道：「卿有何助？」哪吒道：「請降旨意，往北天門問真武借皂雕旗在南天門上一展，把那日月星辰閉了。对面不見人，捉白不見黑，哄那怪道，只說裝了天，以助行者成功。」玉帝聞言：「依卿所奏。」那太子奉旨，前來北天門，見真武，各言前事。那祖師隨將旗付太子。

早有游神急降大圣耳边道：「哪吒太子來助功了。」行者仰面觀之，只見祥云繚繞，果是有神。却回头对小妖道：「裝天罷。」小妖道：「要裝就裝，只管『阿綿花屎』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方才运神念咒來。」那小妖都睜着眼，看他怎么样裝天。这行者将一个假葫芦儿抛将上去。你想，这是一根毫毛变的，能有多重？被那山頂上风吹去，飄飄蕩蕩，足有半个时辰，方才落下。只見那南天門上，哪吒太子把皂旗撥喇喇展开，把日月星辰俱遮閉了。真是乾坤墨染就，宇宙靛裝成。二小妖大惊道：「才說話时，只好向午，这怎么就黄昏了？」行者道：「天既裝了，不辨时

(1) 『阿綿花屎』——阿同屙(七)。拖延的意思。

候，怎不黃昏！』——『如何又這等樣黑？』行者道：『日月星辰都裝在里面，外却無，』怎么不黑！』小妖道：『師父，你在那廂說話哩？』行者道：『我在你面前不是？』小妖伸手摸着道：『只見說話，更不見面目。師父，此間是甚么去處？』行者又哄他道：『不要動脚，此間乃是渤海岸上。若塌了脚，落下去啊，七八日還不得底哩！』小妖大驚道：『罷！罷！罷！放了天罷。我們曉得是這樣裝了。若弄一會子，落下海去，不得回家！』

好行者，見他認了真實，又念咒語，惊动太子，把旗卷起，却早見日光正午。小妖笑道：『妙啊！妙啊！这样好寶貝，若不換啊，誠為不是养家的儿子！』那精細鬼交了葫芦，伶俐虫拿出淨瓶，一齊儿递与行者。行者却将假葫芦儿递与小妖換了。既換了寶貝，却又干事找絕：躡下拔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气，变作一个銅錢。叫道：『小童，你拿这个錢去买張紙來。』小妖道：『何用？』行者道：『我与你写个合同文书。你将这两件装人的寶貝換了我一件装天的寶貝，恐人心不平，向后去日久年深，有甚反悔不便，故写此各执为照。』小妖道：『此間又无笔墨，写甚文书？我与你踏个咒罢。』行者道：『怎么样踏？』小妖道：『我两件装人之宝，貼換你一件装天之宝，若有反悔，一年四季遭瘟。』行者笑道：『我是决不反悔，如有反悔，也照你四季遭瘟。』說了誓，将身一纵，把尾子越了一趟，跳在南天門前，謝了哪吒太子摩旗相助之功。太子回宮繳旨，將旗送还真武不題。这行者佇立霄汉之間，观看那个小妖。毕竟不知怎生区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

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圣騰那騙寶貝

却說那兩個小妖，將假葫蘆拿在手中，爭看一会，忽抬頭不見了行者。伶俐虫道：『哥啊，神仙也會打謊語。他說換了寶貝，度我等成仙，怎么不辭就去了？』精細鬼道：『我們相應便宜的哩，他敢去得成？拿過葫蘆來，等我裝裝天，也試演試演看。』真個把葫蘆往上一拋，扑的就落將下來。慌得個伶俐虫道：『怎么不裝！不裝！莫是孫行者假變神仙，將假葫蘆換了我們的真的去耶？』精細鬼道：『不要胡說！孫行者是那三座山壓住了，怎生得出？拿過來，等我念他那几句咒兒裝了看。』這怪也把葫蘆兒望空丟起，口中念道：『若有半聲不肯，就上凌霄殿上，動起刀兵！』念不了，扑的又落將下來。兩妖道：『不裝！不裝！一定是個假的！』

正嚷處，孫大圣在半空里听得明白，看得真實，恐怕他弄得時辰多了，緊要處走了風汛，將身一抖，把那變葫蘆的毫毛，收上身來，弄得那兩個妖四手皆空。精細鬼道：『兄弟，拿葫蘆來。』伶俐虫道：『你拿着的。——天呀！怎么不見了？』都去地下亂摸，草里胡尋，吞（口）袖子，揣腰間，那里得有？二妖吓得呆呆掙掙道：『怎的好！怎的好！』當時大王將寶貝付與我們，教拿孫

行者，今行者既不會拿得，連寶貝都不見了。我們怎敢去回話？這一頓直直的打死了也！怎的好！怎的好！』伶俐虫道：『我們走了罷。』精細鬼道：『往那里走么？』伶俐虫道：『不管那里走罷。若回去說沒寶貝，断然是送命了。』精細鬼道：『不要走，还回去。』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，我推一句儿在你身上。他若肯将就，留得性命，說不过，就打死，还在此間。莫弄得两头不着。去來！去來！』那怪商議了，轉步回山。

行者在半空中見他回去，又搖身一变，化作蒼蠅儿。飞下去，跟着小妖。你道他既变了蒼蠅，那寶貝却放在何处？如丢在路上，藏在草里，被人看見拿去，却不是劳而无功？他还帶在身上。帶在身上啊，蒼蠅不过豆粒大小，如何容得？原来他那寶貝，与他金箍棒相同，叫做如意佛寶，隨身变化，可以大，可以小，故身上亦可容得。他喫的一声飞下去，跟定那怪。不一时，到了洞里。

只見那两个魔头，坐在那里飲酒。小妖朝上跪下。行者就釘在那門柜上，側耳听着。小妖道：『大王。』二老魔即停杯道：『你們來了。』小妖道：『來了。』又問：『拿着孙行者否？』小妖叩头，不敢聲言。老魔又問，又不敢應，只是叩头。問之再三，小妖俯伏在地：『救小的万千死罪！救小的万千死罪！我等執着寶貝，走到半山之中，忽遇着蓬萊山一个神仙。他問我們那里去，我們答道，拿孙行者去。那神仙聽見說孙行者，他也惱他，要与我們幫工。是我們不會叫他幫